

小兵张嘎之父

徐光耀心灵档案



闻章◎著 XIAOBING ZHANGGA ZHIFU

河北大学出版社



闻章/著

小兵张嘎之父

——徐光耀心灵档案

河北
大学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兵张嘎之父：徐光耀心灵档案 / 闻章著.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1

ISBN 978-7-81097-811-8

I. ①小… II. ①闻… III. ①徐光耀-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8097号

小兵张嘎之父

——徐光耀心灵档案

闻章/著

选题策划 一鸣工作室·文化坊

责任编辑 邓一鸣

装帧设计  BOOKS DESIGN

出版发行 河北大学出版社

印 制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字 数 260千字

印 张 19

印 数 1-5010

书 号 ISBN 978-7-81097-811-8

定 价 32.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碧树苍生 (序)

□ 铁 凝

春节过后，收到河北作家闻章来信和他的一部书稿《小兵张嘎之父》。这是闻章用两年时间所著老作家徐光耀的传记，闻章希望我能够为其作序。

近半个世纪前，徐光耀的小说《小兵张嘎》和同名电影一经问世便轰动中国。今天这部小说的总发行量已经超过百万册，电影《小兵张嘎》亦久映不衰。徐光耀创造的“嘎子”这一让人难忘的形象，这个浑身嘎气、纯净生动的八路军小英雄感染着几代读者和观众。世事的更迭也许使很多人不再记得“嘎子”的创造者徐光耀，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在某个场合，我把前辈徐光耀介绍给一些年轻人，他们听着这位作家的名字，多是客气而茫然地点着头，当我补充说他就是《小兵张嘎》的作者时，人们的脸上立刻现出既惊异又敬仰的神情。那时我再看徐光耀，不尴尬也不欢喜，年逾八十，饱经人间炼狱，他真正是宠辱不惊了。我不由心生感慨：一个作家终其一生，能够创造出几个让万千读者记住的人物实为不易。若是做到了，那便是文学对其最奢侈的回报吧？在当代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里，小兵张嘎已是一个无可争议的经典的孩子的孩子。如此说，历经坎坷的徐光



耀是幸福的。虽然更多的读者不知道徐光耀写作《小兵张嘎》时的生命背景，不知他那时犹如身在悬崖的危难，就如同当年无知的我，只是不断地感谢命运让我认识了徐光耀。

徐光耀是我文学的启蒙老师，1972年冬天，正在读初中的我，由父亲领着，第一次拜会了他。我曾在一篇记述青春岁月的文字中对此有过如下描述：保定有座名胜古迹叫做古莲池，面积不大，有亭台楼榭，有很好的碑文，米芾、怀素、乾隆都有。这里明时为书院，清时曾做过行宫，几经沉浮的作家徐光耀就住在它的一个角落里。他似是刚被从农村召回，参加一个报告文学集的编写……他被安置在古莲池一个荒芜的角落里，房子大约只8平米吧，但门前有影壁，有几丛微黄的毛竹和营养不良的玉簪。我第一次走进那里，总觉着是走进了“聊斋”，后来仍然能从那里联想到《聊斋志异》那些神秘伤感的故事……我揣着两篇作文，由父亲带领来拜见徐光耀了。我盼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是小说、怎样写小说的答案，父亲则更多地希望他为我的作文（我的文学才能吧）作出些鉴别。我向徐光耀出示了我的作文，他有些漫不经心地把它们搁置在一张大而坚实的写字台上，然后就和父亲谈起了别的：关于时局发展的预测，还有郑板桥和陈老莲什么的。我只盯着那块被作为写字台面的大理石，和桌下那块与写字台可分可合的镂花踏板，想着历尽沧桑的徐光耀是怎样保护下他这张桌子的。我盯得时间越长，就更能证明我是被冷落一旁的。为了引起他的注意，我请求为他朗诵我那作文，却被他不客气地拒绝——他说他从来不习惯听别人念自己的作品。幸好他没有让我把作文带走，于是才有了第二次的见面。这次他谈话的中心是我的作文，他非常激动，连着说了两个“没想到”，还说“你不是问什么是小说吗？我可以告诉你，你写的已经是小说了”。我受了一位大作家毫不含糊的肯定，15岁的心被激荡起来，那晚在古莲池里故意多穿几个亭台走着，斗胆梦想着成为一个作家，并发誓去追求作家

所应具备的一切，包括毕业后去农村“深入生活”什么的，唯独没有想到在那个年代我这追求的冒险性。很多年之后，徐光耀对我讲起当年我去农村之前他内心深处不便讲出的担忧——一个经历简单的中学生不可能理解的担忧。他担忧的并非乡村，而是在那样一个鄙视文化的年代，我非要与文学发生联系不可的狂想。

也是在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徐光耀为什么要写《小兵张嘎》。关于这部作品的写作过程，闻章在传记中有详尽叙述。也是读了这部传记，我才知道第一次拜访徐光耀走进的他那间小屋，曾是附近公园用来寄养一只生病的虎崽的。

《小兵张嘎之父》是作者多次采访徐光耀，在阅读了他所有作品和几十年的日记的基础上，费时两年完成的。这里有徐光耀八十余载的跌宕人生。这人生有令人窒息的苦闷，有肉体 and 灵魂的挣扎，有可叹惋的自我轻贱，亦有高贵的生命告白；有难与外人道的奇特遭遇，亦有苦难缝隙中的真诚微笑；有生命再生时的大喜，亦有晚年回首往事，反思人为的政治险境、巨大的民族灾难时明澈的肺腑真言。这是一次准备充分，踏实而认真的写作，侧重传主的命运遭际，连带写出他不同阶段的文学脉络。作为文学晚辈的闻章，和徐光耀有过多年交往。这样的关系，在这样的写作中往往容易掺杂过多的个人情感，目光更多的是仰视，但闻章的感情是严肃、温和、克制的，文笔亦朴素、简洁，更为重要的是，在涉及一些历史事件时表述的严谨和准确。这得益于徐光耀本人对历史，对自己，对他人的严谨和负责任：不虚美，不雕饰，即使精神和生命曾数次被荒诞的时代不容分说地无情践踏，他仍然严厉地将自己摆进历史……惟其如此，读者才可能从中真正认识这位战士出身的作家让人感奋的情怀。

徐光耀是一名战士。因为母亲早逝，他不记得自己的生日，成人之后就八一建军节确定为生日。他13岁参加八路军，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参加大小战斗100余次，多次死里逃生。他有过短暂的“人生得意”：1950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出版后即引起反响，得到文坛大家丁玲的格外看重。他年轻勤奋，历史鲜红，成名甚早，事业蓬勃，又安居京城，是军队的专职作家，和未婚妻在朝鲜战场的爱情之花亦结出圆满的婚姻之果。正是“海阔凭鱼跃”的光景，他突然成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这个从来视政治生命为个人第一生命的战士的确是懵了，他也有发疯的可能。恰是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之下，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力量开始了《小兵张嘎》的写作。那不是一次为了发表的创作，因为他已经没有了发表作品的资格。他写作是为了抑制自杀的念头。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于他是有着救命之恩的。他用他的笔让嘎子活了，而被他创造的嘎子也让他活了下去：他们在一个非常时刻相互成全了彼此。却原来，在这个嘎孩子，这个中国人那样喜爱的小老百姓身上，承载着徐光耀心中如此沉重而又辛酸的真善美！风雨摧残的碧树就因此没有枯萎，因为他扑向了苍生——那些从来就养育着他的老百姓。

这里我想到传记中的一个细节：抗日战争中，年仅13岁的徐光耀曾经在行军途中发高烧病在一位房东大娘家里。那位大娘摸着这孩子长满冻疮的冰凉的手脚，非要拉他睡在自己的被窝里，要用自己的身体把他焐热。那时他难为情地拒绝了。许多年之后，当命运将他从高空抛向泥沼时，痛苦而绝望的他没有再企求被更多的人理解，他只不断想到一个人，即那位平原乡村陌生的大娘。他在想象中无数次与这位亲人重逢，她是苍生，是百姓，是母亲，是生养万物的大地，在她坚实的怀抱里，他才可能找到温暖和安全。

1999年，74岁的徐光耀开始写作长篇纪实文学《昨夜西风凋碧树》。

4 这是20世纪将尽的时候，徐光耀的政治生命和个人生活均已恢复了正常和

安稳。但他仍然选择了山上一处农民废弃的小屋，来进行这部在他的晚年十分重要，于中国文坛亦有位置的作品的写作。他在山上一住几个月，自己担水、烧火、做饭。他好像非常适应这样的屋子，他有预谋地把自己逼至这里，仿佛这里才真正让他放松并放心。我曾经去过他这山上的小屋，说它是一眼小窑洞更合适：干打垒的土墙，门极窄小，需猫腰才可进屋。但徐光耀是快乐的，他指给我看屋前的花椒，还有房后坡上的山杏。他这一生，住过破庙，住过养虎崽的小屋，住过农民废弃的窑洞，他没有为此抱怨过什么。而他最重要的作品，仿佛都是在局促、破败的房子里写成。

闻章的这部传记在详述徐光耀命运沉浮的同时，也书写了他的命运在不同历史时期与文学的接头。其中还包括了新时期以来，他对一批河北青年作家热情有加的鼓励和关注。作为文学晚辈，我特别看重徐光耀上世纪90年代开辟的小说写作“我的喜剧系列”。这个阶段，他**从描绘人的战争生活自觉进入书写战争中人的生活**。我们在他早年作品中领略了机关枪何以会“嘎嘎大笑着”扫向敌人；侵略者的钢炮和榴霰弹怎样狂击八路军，“子弹如飞蝗过野，地面被打得土泡噗噗乱冒，恰似煮粥。那才真叫枪林弹雨”。在徐光耀不凡的描绘中，读者好似亲历那惨烈的战场。“我的喜剧系列”的背景仍然多是抗日战争，但作者下笔的重心却转向了战争中人的更为复杂的、被遮蔽的精神深处。比如《我的第一个未婚妻》《杀人布告》《跳崖壮士》等篇章，无不体现着徐光耀在遭逢了诸种人生苦难之后，对自己所拥有的写作资源重新郑重的打量，以及由此引发的勇敢而有效的探索。可以看做这是他的命运与文学反复接头后一次新的飞跃。他的这些探索，不单对当时的河北文坛，放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也是醒目的。窃以为，闻章这部传记如果能够就此再多些具体阐述和发掘，则全书更显饱满。一棵碧树怎样因了苍生的底蕴而最终再繁新枝，也就有了专属于这部作家传记的深层意义。



如果说，变美是痛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徐光耀以他90年代以来的写作向读者展示了这样的境界。怀抱着不死的文学之心，他只是一次又一次坦荡地向大地、苍生俯下身去。他甚至羞于总结自己的文学，只朴素地说：“……汤镬炼骨，魔焰炼魂，几番地胎脱骨换。但你经验过、奋斗过，也慷慨豪迈过，在大灾大难面前，不曾毁坏良心，落个体完神清，这也就很值。”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借了他小说中一个人物的话说过，“生活不是为了打分的，生活是用来生活的。”

是啊，生活不是用来打分的，生活是用来生活的。这也正是徐光耀的人生态度吧。也因此，《小兵张嘎之父》这部传记便也不去刻意为这位老作家的文学和人生打分。而读过这部传记的读者，却一定能够从中感悟出正义、良知和“体完神清”对于一个穿越过那么多人生风暴的作家的分量。这样的分量也让我不断提醒自己，收敛起一己的小悲欢，扩展胸怀去凝望满世间的山高水长。

2010年5月19日

我知道我成不了他(自序)

因为写传，我应该成为他。但是，我知道我成不了他。这东西很复杂。

他在前边，我在后边。似乎很远，又似乎很近。有时他把我抛得很远，让我寻觅半日；有时又离我很近，他一回眸，我们相视而笑。

故事是真的。

情节是真的。

细节也是真的。

但我不是他。这是很可怕的事，又是很有意思的事。

他按他的意思活着，我按我的意思写着。我的意思应该不应该在他的意思里？我的意思是不是已经在他的意思里？

最终，我没变成他，但我也不再是原来的我。

徐光耀，我的老师，我的前辈，他好叫我恼：“恼人偏在最高枝。”
他也好叫我喜：“应酬都不暇，一岭是梅花。”

书写成了，我得好好跟他合个影。

目 录

1	引子：从一只瓦壶说起
3	第一章：花鞋·刺刀
4	笑和哭
5	姑娘
6	故事
8	哭了七天七夜
13	小八路
15	马尾巴
17	第二章：生命的舞蹈
18	“大娘，开门吧！”
25	一个命令，被留在了冀中
26	光荣豆
32	大雾
33	第三只眼



40	太行山逸事
41	1. 嶂石岩
42	2. 总司令
44	3. 生死迂回
48	4. 杜梨树
51	滚在刺刀尖上
61	红荆丛
65	护驾池伏击
68	梢门洞
73	朱家庄喋血
76	冒死突围
79	怀表
82	抗属
91	第三章：铁镬煮字
92	跳行
98	跑龙套
100	联大磨枪
100	1. 前奏
104	2. 摇头战术
105	3. 插班生

119	第四章：七彩花籃
120	秋水
127	天边的云
130	跳跃的火焰
134	一个人的“战争”
140	并蒂花
143	红苹果
147	两地书
149	爱的见证
154	多福巷
159	第五章：西风敲骨
160	成家立业
168	水深火热的日子
176	风乍起
181	解冻
184	对自己说“呸！”
196	在悬崖上
207	第六章：涸辙之鲫
208	炼狱·劳动篇
216	炼狱·吃饭篇



221	炼狱·住房篇
230	炼狱·创作篇
241	第七章：身不由己
242	复活
245	改正与归队
253	河北的事
263	第八章：老树著花
264	当官的感觉
269	众香国
278	等一个人
280	老釉
291	后记

引子：从一只瓦壶说起

我和光耀老相对而坐，中间的短几上是一只瓦壶。瓦壶陶制，略嫌粗糙，但朴厚逼人，有阳光的质感。这不是古物，它产自民间的土窑，可以想见光脊梁的窑工在阳光下制造它时的情形。这样的瓦壶，我在光耀老的小说《望日莲》里见过，在《平原烈火》和《小兵张嘎》中也恍惚有它的影子。果然，它是那年光耀老重访当年抗日根据地时，在老房东的院子里发现的。这使他一喜，仿佛又回到当年。瓦壶早已弃置不用，因此他把它抱了回来。

瓦壶里插了枝大梔子花，我们的说话就这样开始。说实话，我是来参拜的。光耀老这样一个人，那样一种经历，总使我想很多。“哪天写写他”，我这样想时就有种神圣感。因为八路军的历史是这样奇特，几千年来好像没有过，它真的很清亮。八路军是夺了天下的。是夺的，也是上帝赠与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中国的老百姓。这也是毛泽东的分析。那时的毛泽东真是神清气爽。所以八路军以及八路的发展，以及后来的曲折，都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而光耀老从13岁就参加了八路军，一直跟下来，荣辱与共。曾经“高高山顶立”，也曾经“深深海底行”，他不就是八路军历史的一个缩影吗？

然而我犹豫着，我能写好他吗？



我望着他，中间的瓦壶里似乎仍旋着历史的回声，而窗外是绿草如茵的高尔夫球场。我正在凝视时，忽听“叭叭”两声枪响，瓦壶随声而裂，一地水滴开来，白色的栀子花萎地而死……别害怕，这是光耀老在讲述，我跟他重回当年。是的，他是参加，将自己置身其中，生死不顾，而我是参领，我想从他的经历中领悟些什么。

佛陀讲：“芥子虽小，可纳须弥。”光耀老正是一粒这样的“芥子”，但我又怕只拣几块石头甚或沙砾，从而愧对山的高峻。转念一想，纵是只拣了几粒沙或几块石，只要真是须弥山上的，不也很有意义吗？

大象驮大的，蚂蚁衔小的。所衔虽小，对蚂蚁来说，也已经是巨大了。

不求读者原谅，我先原谅了自己。

第一章

花鞋·刺刀